



百花唱本



新家风

(唱詞)

新 家 風
黃 鵬 姑 娘
勸 娘
山 里 人
一 截 紅 頭 繩

百花文艺出版社

716

866

39-25

基

百花唱本 (14)

新 家 风 (唱詞)

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6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張 3/4 字數 16,000

1964年7月第1版 196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600

統一書号: T10151·361

定价: 0.07元

为了供应农村文艺演唱材料，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百花唱本》。这套书里收的剧本和曲艺作品，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也有历史题材的；有优秀的保留节目，也有新创作的。形式也都是在河北省农村中比较流行、为农民熟悉和喜爱的。每本尽量只收一个剧种或一个曲种。有的作品，根据需要，由本社编辑部作了一些修改和加工。

新 家 風 (河南墜子)

王 鴻 鈞

河東有一個小陳莊，
村東頭有一所新草房，
草房門上貼副新對聯，
屋里边有一個大姑娘。
這姑娘長得不高又不低，
不胖不瘦多大方，
五官端正模樣好，
蝴蝶結扎在鬢兩旁；
上穿學生藍布衫，
一枝鋼筆袋里裝，
下配燈芯絨褲子，
“回力”球鞋穿腳上。
“回力”球鞋穿腳上。
屋里慢慢遛着走，
看看東牆看西牆，
東牆上貼的是年畫，
西牆上挂的是中堂，
年畫上畫的是夫妻恩愛同勞
動，
中堂上寫的是互敬互助幸福
長。
姑娘看着噗哧一聲笑，
忙收住笑臉坐床上，

又順着窗櫺往外看，
一座農家庄院多漂亮：
四合頭院兩廂厦，
石頭配磚砌院牆，
東南角長着一棵大鈴棗，
西北角長着一棵箭杆楊；
鈴棗樹上拴老獾，
箭杆楊上拴綿羊；
影壁牆后臥母猪，
一群豬娃是花脊梁。
姑娘越看越愛看，
心里好像吃蜜糖，
嘴里沒說心里想：
怪不得乡亲们說我好眼光！
大娘說我是一個蓮花朵，
蓮花又栽到清水塘，
結婚后啥事也別動手，
一切都有俺婆婆娘，
婆婆娘生產隊里當隊長，
大事小事有她擋。
大娘說罷二孀接，
說俊英俺是一個金鳳凰：

公公是个老八路，
又在城里做县长，
你结婚到在他家里，
铃枣树下请歇凉。
三嫂二妹也帮腔，
说俊英俺找了个好对象，
女婿在省城上大学，
到后来官太太不就在手心
上。

俊英越想越高兴，
猛看见爱人像片挂墙上，
四方方镜框明光光纸，
小伙儿立像站当央，
长得五大又三粗，
四楞个子五尺也不瓢，
穿了一个三角裤，
背心上印的是“长江”，
精神饱满多英俊，
两眼直盯正前方，
双手抱着大篮球，
看样子马上就入场。
俊英看着微微笑：
怪不得人家说你有力气！
她笑罢忙又收喜脸，
眉头一皱又嘟囔：
“你就是有个犟脾气，
一会儿不动动就急得慌。

平常你爱说爱干倒还可，
好不该今天是新郎，
天不亮你就出门去，
洞房里光剩下我新娘，
一会儿若有亲戚来贺喜，
我一个人怎么去搭腔？”
姑娘越说越有气，
把像片推得直晃当。
这时候只听大门咯噔响，
进来了新女婿叫陈志刚，
肩头上挑着一副大粪桶，
头上的汗珠往下淌，
把粪桶放进厕所里，
拿起粪勺就掏粪缸。
姑娘走到门口就想喊，
上房里走出了她婆婆娘，
满脸堆笑把儿子叫：
“志刚，你这孩子多荒唐！
一会儿亲戚来贺喜，
你还不快去换上新衣裳？”
说着就把粪勺夺，
“拿过来，叫娘掏粪缸！”
志刚连说：“好好好，
我正想找人来帮忙。”
他说罢扭头进西屋，
俊英早就迎门上，
急得她搓手把脚跺，

对着志刚把話讲：

“換衣裳晚一会儿也不要紧，

咋能叫娘掏糞缸？

昨晚她开了半夜会，

起早又給猪攪料糠，

亲戚来了她要做飯，

我看你去掏糞理应当！”

志刚听了嘿嘿笑，

“俺娘挑糞是平常。

俊英我求你一件事，

你可得給我帮帮腔：

队里播种人手少，

还有一犍牲口沒套上，

我牵黃犍去犁地，

犁完地我馬上回洞房。

俺娘若是把我問，

你就說我在房里換衣裳。”

俊英說：“忙了我帮你去犁地！”

志刚說：“今天你不能同往常，

一霎亲朋来賀喜，

洞房里要看你这新娘。”

志刚說罢牵牛走，

婆婆只顾光冬光冬掏糞缸，

两腿扎着丁字步，

袖口卷到胳膊上；

掏滿这桶掏那桶，

一架扁担放肩上；

正要出門往地送，

大門外进来个人开了腔：

“志刚媽，你，哈哈……

你咋是个沒事忙，

孩子們今天办喜事，

你咋又掏起大糞缸！

放下放下快放下，

挑大糞我比你还在行。”

俊英扭臉只一看，

这个人，好长像，大高个，

寬肩膀，赤紅臉，高鼻梁，

絡腮鬚滿臉膛，退色軍服

穿身上，說話当当像钟响；

进門就把草帽摘，

脫下来外衣挂墙上。

这时候俊英认出来，

这不是城里陈县长？

学习雷鋒他給俺作报告，

我記得他脑門上头发掉了个月月光。

都說陈县长用功学习理論深，

常給报纸写文章，

还說他义务劳动带头干，

真是啊！他今天进門就挑糞

缸。

俊英正把公公夸，
陈县长挑起担子吱呀吱呀到
街上。

公公挑粪出門走，
婆婆大步来西厢，
开口就把志剛喊：

“你怎么还没換好新衣裳？”
說着就把屋門进，
俊英慌忙搭上腔：

“志剛上南地把犁套，
他說队里人少播种忙。”

婆婆一听把嘴撇，

“套犁俱咋不帶着种高粱！
犁前得把种子撒，
跟头高粱苗子壮。”

說着就把上房进，
提出一籃紅高粱，
开口就把姑娘叫：

“俊英呀！我到地里走一趟。

若有亲戚来賀喜，
你先替娘让进房，
等我下地回来后，
再烙油餅做甜湯。”

說着扛起种子出門去，
院里急了老綿羊，
閃着耳朵瞪着眼，

又搖尾巴調育梁，

咩咩咩連声叫，

掙得树梢直搖晃。

俊英看着心里急，

走出屋門去解羊，

嘴里沒說心里想：

县长能以挑粪缸，

队长能以把种送，

大学生扶犁播种忙，

俊英我怎能坐在屋里当新
娘。

我也是土里生来土里长，

放羊放牛我挺在行，

你們出門把活干，

我也出門去放羊；

媳妇跟着婆婆走，

团员跟着党员闖。

若有亲戚来賀喜，

他先坐树下乘乘凉。

俊英解开羊绳出門去，

看見铁鍬門后藏。

我何不把铁鍬捎到地，

省得他們取鍬再跑一趟。

俊英来到地头望，

田野里人欢馬叫鬧嚷嚷，

愛人前边扶犁走，

婆婆甩手撒高粱，

公公地头倒粪桶，
俊英握着锨把跑上前去撒粪
忙，
撒得快来撒得匀，
撒了这行撒那行。

两代人下地把活干，
田野里社员齐夸奖。
这本是新式家風一小段，
希望观众们多宣扬。

黃鸝姑娘 (唱詞)

王 鴻 鈞

晚鴉归巢日落西，
社員們收工回家去，
有說有笑多熱鬧，
还有的嘴里哼小曲。
有个姑娘前边走，
模样儿长得可真秀气，
細高挑个儿五尺高，
欢眉大眼細臉皮，
齐耳的短发蓬蓬鼓，
蝴蝶結就在头上飞；
上穿鴨蛋青夾袄，
下穿藍褲直貢呢；
肩头上扛着大鋤板，
不說不笑挺秀气；
两只眼不住往山里看，
看样子心里打着啥主意。
別的人說着笑着把村进，

她却假装弯腰把鞋提；
提罢鞋走到柳树下，
东一瞅，西一滤，四处无人
才瞧树皮。

树干上一个小小洞洞，
一丛柳叶遮得密，
她嘴里笑，心中喜，
放下鋤头跑上去，
伸手就向洞里掏，

“啊！怎么洞里空空的？”

姑娘的头上像澆水，
眉头一擰撇嘴皮，
对着山谷就埋怨，

“說好的，今天見信你咋不
送哩。

你忙人家也不閑，
难道山窝一会也离不了你！

俺爹这几天把我逼，
娘老了心里无主意，
团员同志们都看着我，
不见信你知道人家心里咋着急。

你呀你！怨不得人家说你是
‘亲死山’，
我看，你也真是一个‘山里
迷’。”

姑娘正埋怨山里汉，
树后边噗哧一声笑滴滴，
叫声：“黄鹮，你别着急，
国旗我在这里早等你。”
姑娘吓得猛一楞，
树后边走过来二嫂王秋菊。
黄鹮看见一撇嘴：

“二嫂你真是坏东西！
人家有事你不愁，
还在一旁耍调皮。”
王秋菊一听收住脸，
一伸脖，一瞪眼，对着姑娘
把话说：

“哟嗨！我这红娘不关心，
难道这信是飞来的？”
姑娘一看二嫂手里信，
啪的一声夺过去，
扛起锄头村里跑，

可急坏了红娘二嫂王秋菊：
“喂！黄鹮！还有一句：
明早晨国旗他牵牲口来咱村
头等着你。”

姑娘哪顾上听这话，
一颗心早钻进信封里。
刚要进门把妈喊，
他爹却站在当院里，
叼着烟卷抱着膀，
手里拿一张红东西，
对着黄鹮一瞪眼：

“大闺女就不会学稳气！
一身灰，满手泥，
扛着锄板跑头里；
和小伙子们赛呀比，
哪里像个大闺女。”
说着话塞给黄鹮一张纸，
“给！东店镇送来的龙凤启。
人家看好是二十七，
明天媒婆蔡妈妈来引你。
彩礼你可再要些，
别装老实这是良机。
彩礼你要足要个够，
再和介绍人蔡妈妈去登记。
东店镇那孩子我相过，
聪明能干年龄不过二十七，
天津、上海都去过，

从小就跟他爹跑生意；
我和他爹同过行，
心投意合对脾气。
人家家里啥都有，
你去了吃喝穿戴现成的；
赶个会，看个戏，
钱花多少任你取。
明天你不要再上地，
梳洗打扮登记去。”
她爹说罢上屋走，
黄鹂也走进西屋里，
噙声坐到床沿上，
浑身瘫软像一堆泥。
定定神，静静气，
万丈怒火往上飞。
擦着火柴点上灯，
桌上展开两个信皮。
一个好似一把剑，
一个好似一罐蜜，
一个好似秋后霜，
一个好似春前雨，
一个好似老法海，
一个好似红娘女。
黄鹂悲喜交加站立起，
乒声把龙凤大启甩在地，
然后拆开这封信，
一字一句看仔细，

看完就说：“好好好，
咱就来一个蒋干盗书，将计就计。”
姑娘刚刚看完毕，
厨房里她娘喊得一声高来一声低：
“黄鹂出来洗脸吃饭吧！
干天活吃罢饭早点休息。”
咱不说黄鹂吃罢晚饭夜里想，
单说说鸡叫天亮她更衣，
先穿一件白衬衫，
外罩件蓝底碎花直贡呢，
下穿一条松绿裤，
瘦瘦的裤角真可体，
穿一双回力球鞋是奖品，
套一双粉红袜子是爱人买的，
头上扎对蝴蝶结，
雪白毛巾围脖里，
对着镜，瞧一瞧，
多好一个大闺女，
丹凤眼，双眼皮，苹果脸，
喜迷迷，细丝头发黑津津，
朱红嘴唇多秀气。
黄鹂正把自己夸，
只听见院里一阵咯咯咯！

“噯哟！您大叔，您大孀，
您两口生就了好福气！
今天咱黃鵬去登記，
我先給您道个喜。
看您亲家多大方，
叫我再送来些东西。
問他媳妇咱的女，
缺啥买啥叫她如意。”
蔡媒婆好像馬鈴当，
一声笑，惊动来东邻西舍、
嫂子大娘、又有男来还有
女。

黃鵬爹一听心高兴，
忙把媒婆让屋里，
然后就把黃鵬喊：
“黃鵬！快出来，你蔡大娘
来引你去登記！
缺啥少啥你张张嘴，
快来給你蔡大娘見个礼。”
黃鵬应声出門来，
吓坏了紅娘二嫂王秋菊，
一見黃鵬这个打扮，
又是惊来又是疑：
莫非黃鵬变了心？
莫非黃鵬也是見財迷？
咱不說秋菊瞎猜想，
黃鵬自己有主意，

迈步来到上房內，
大大方方、不惧不慌、气气
魄魄、端端正正和媒婆坐
了个对臉皮。
沒等媒婆把話讲，
黃鵬开口把話提：
“你是东店鎮的蔡媒婆？”
“嘿！这闺女！我是你大娘，
来給你帮忙哩！”
黃鵬說：“既然你帮我們忙，
就請給我們帮到底。”
媒婆說：“不不不，不是来帮
忙，
是給您两家跑腿哩！”
黃鵬說：“帮忙也罢，跑腿也
好，
我再向您要几件能用的。”
媒婆說：“好好好，您要吧！
家里沒有去赶集，
缺啥买啥沒关系！
別看您公公嘴說穷，
他家是弥勒佛肚子有宝器。”
黃鵬說：“我想要两双回力
鞋，
再要五丈花哩襪。”
媒婆說：“有有有，
不出大門現成的。”

黃鵬說：“再要一匹白洋布，我想做几套下地衣。”

媒婆說：“好閨女，要東西你拣好的要，

白洋布價錢太便宜。”

黃鵬就說：“好好好！”

院子里可吓坏王秋菊：

我只說黃鵬姑娘有志氣，

誰知道真是一个見財迷！

我若是山里張國旗，

送我門上也不要你！

秋菊正把黃鵬罵，

黃鵬開口又要彩禮：

“我要一輛膠輪車，

再要一張雙鐮犁。”

媒婆一听猛一楞，

“要這東西干啥哩？”

黃鵬說：“車拉糞，犁翻地，
庄稼人少不了這東西。”

她爹一听把眼瞪，

“叫她要！叫她要輛拖拉機！”

黃鵬說：“拖拉機，要一台，
再要兩台播種機。”

媒婆說：“這彩禮我就沒听
說過。”

黃鵬說：“還有哩！鍋駝機、
收割機、噴粉機、抽水機、

大卡車、小卡車、馬達、
水龍、打谷機，另外還有
四尺高的大馬帶兩匹。”

媒婆一听把眼瞪，

“我的媽！沒听说彩禮要機
器！”

黃鵬說：“你沒听说彩禮要
機器，

我沒听说婚姻法規定要彩
禮！

我的婚姻我自主，

我找的爱人在山里，

二十多歲就当上生产隊長，

張國旗大名揚縣里。

俺自由戀愛找对象，

誰要你媒婆來磨嘴皮！”

她爹說：“你不怕山高路远
人烟稀？”

黃鵬說：“山高路远我如意。”

她爹說：“國旗臉黑手脚粗！”

黃鵬說：“他忠誠待人屬第
一。”

她爹說：“他家窮、队窮、日
子苦！”

黃鵬說：“家窮我們有兩只
手，队窮我們有志氣！

只要我們把活干，

有吃有穿还有余。”

说得她爹没话对，

恼羞成怒翻脸皮，

乒的一声把桌拍，

“你不去，我不依，人家彩礼早送到咱家里！”

黄鹮也高高站立起，

“我不管你依不依！

谁收彩礼谁嫁去！”

说罢扭头出门走，

大步来到村头起；

村头有棵大柳树，

柳树干上拴毛驴，

竖着耳，撅着尾，

四只银蹄乱扑踢，

骑鞍子，铜蹬子，

上搭被子是花哩噤；

驴旁站着个小伙子，

又不高，又不低，年纪不过

二十七，

赤红脸膛大大的眼，

穿了一身蓝便衣，

两眼不住在张望，

黄鹮上前解开驴，

“国旗，走！”

“去你家？”

“咱到区里去登记。”

黄鹮说着把驴骑，

小伙子啪的一鞭赶那驴。

小黑驴撒欢朝东走，

小孩们慌慌张张报信去：

“大爷呀！黄鹮姑可是骑上驴，

跟山里那小伙到区里去登记哩！”

媒婆一听泄了气，

黄鹮她爹也气成一堆泥，

黄鹮她娘一听拍手喊：

“老东西，你瞎主意！

儿女的婚姻兴自主，

你却想花钱卖闺女！

黄鹮现在去登记，

看你今后咋走这亲戚！”

回头又把媒婆骂：

“都怨你这坏东西！

好吃嘴，不劳动，

东瞞西骗你捏是非！

今天你逼走俺闺女，

我到公社去告你！”

羞得媒婆皱着脸，

趔着身子溜出去。

黄鹮娘说罢忙动手，

蒸大米饭加枣泥，

外烙油饼炸油菜，

进山給閨女送飯去。
黃鸛爹后边也跟着走，

心里想：我只好趁水和和泥。

劝 娘 (唱詞)

許 多

溜平的公路寬又长，
高大的楊柳列两旁。
眼看着太阳朝西墜，
树影子一会儿比一会儿长。
有一对青年男女在路上走；
天虽晚，他俩一点都不慌。
那姑娘是赵家崗的赵如意，
小伙子是张家莊的张忠良。
两个村儿相隔整十里，
是一个公社一个乡。
赶集、开会常来往，
农忙时，誰都帮过誰的忙。
他二人不知几时有了情感，
終身事偷偷訂下沒声张。
半年前，忠良到县里学气象，
今天才毕业轉回乡。
途中路过赵家崗，
順便看了看好姑娘。
赵如意心中藏着一件事，
想跟小伙子来商量，

家里人多不好讲，
因此才出来送忠良。
路上还是不好讲，
話到唇边口难张。
忠良說：“如意如意你回去
吧！”
如意說：“我再送你二里有
何妨？”
忠良說：“眼看着天黑太阳
落。”
如意說：“黑就黑，还有件
事情要商量。”
小伙子忙問什么事，
那姑娘一旁把嘴张几张。
张几张嘴沒开口，
两只眼直勾勾地看着忠良。
小伙子想：什么事情这么难
讲，
她吞吞吐吐犯思量？
想罢多时明白了：

一定为結婚事一桩；
都怪我愁头愁脑不主动，
难坏了人家大姑娘。
馬上說：“結婚的事情很好办，

过些天研究不要慌；
我娘早就急紅了眼，
在家的時候常囔囔。
半年里給我写了六封信，
都催我回来就和你商量。”
那姑娘沒等他說完把头一扭，

一张臉羞成落山紅太阳；
“我說的完全不是这回事，
你怎么胡猜乱想瞎搭腔！”
忠良說：“不为結婚你为啥事儿？”

如意說：“就为你娘……不！
咱的娘。”

“我娘出了什么事？”

“自私事儿办了好几桩。
秋收时，往干草堆里藏玉米，
到晚上，自己偷偷往家扛。
有人发现报告队长，
她罵人家西院二大娘。
前些天起早往地里去送粪，
她偷偷往自留地里倒几筐。

虽然說几筐粪土事情小，
占队里便宜也不应当。
那一天咱爹到社里去开会，
她进馬棚拿回二升料高粱，
第二天喂鸡被爹发现，
老两口子吵了一场；
她說咱爹胳膊肘儿往外擰，
对牛馬，就像孝顺亲爹娘，
你爱馬，你搬到馬棚里去住，
不爱家，你今后別进我的房。
把行李給扔进牲口圈，
回来把房門也插上。
气得咱爹来找我，
我也想不出好主张。
直到今天老两口子还没和好，
你回去要好好帮助咱的娘。”
张忠良听罢眉头皺，
当着如意假作鎮靜装安詳。
两个人又商量半天怎么办，
张忠良才匆匆回到张家莊。
进家門別提老太太該多乐，
問长問短問寒涼。
高高兴兴地忙做飯，
飯后和儿子談家常。
头件事就問儿子可到赵家崗？

“結婚的事兒你們商量沒商量？”

忠良說：“快別提我到趙家崗，

不去我心里不窩囊。

咱們就從今天起，
死了娶親這心腸！”

“嗯？是不是她變卦打了退堂鼓？”

“不！是我打鼓退的堂。

和那樣人家結親眷，
我實在覺得臉無光。”

老太太說：“全社誰不夸姑娘好！”

“好什麼？她有個非常落后的娘！”

“嗨！娘落后碍着閨女什麼事？

咱娶閨女又不娶她娘。

你不能茄子、黃瓜一齊數，
把一門挺好的親事給弄黃。”

忠良說：“有什麼娘就有什麼女兒，

上梁不正歪下梁。

听人說，她娘辦了些丟人事兒，

我說說您看應當不應當。

您要說她做得對，

這門親事重商量。

您也認為不光采，

這門親事就算黃。”

（白）“好！你說說！”

忠良說：“頭一件，秋收往草堆藏玉米，

到晚上，偷偷往自己家里扛，
被人發現還不認賬，

娘您說應當不應當？”

老太太聞听心一動，

暗叫一聲：親家娘！

你怎么和我一個樣？

這叫我怎么跟兒子說應當？

忠良說：“第二件，飼養員社里去開會，

她進馬棚打主張。

欺負那啞叭牲口不會說話，
拿走二升料高粱。”

老太太聞听心直跳，

老臉上一陣紅來一陣黃。

暗罵親家母老渾賬！

你怎么也偷料高粱？

說你跟說我一個樣，

真好像有根棍子往頭上棒。

忠良說：“舊社會窮得叮當响，

三九天，穿着单裤为地主忙。

身上鞭子头上棒，

锅里凉水肚里糠。

如今的日子该多好？

怎么就缺那一点粮？

破坏集体利益为自己，

娘您说应当不应当？”

张忠良连三并四催着问，

越问老太太心越慌。

忠良说：“第三件，春耕起

早去送粪，

她偷偷往自留地里倒几筐。”

老太太闻听差点儿摔倒，

只觉得眼冒金星乱晃荡。

暗想道：事情咋都这样巧？

莫不是他指桑骂槐说老娘？

我的事传不到县上和赵家

岗，

有谁能那么嘴快舌头长？

张忠良见娘半天不说话，

知道已经打动了娘。

为缓和气氛不再追问，

老太太想罢多时叫忠良：

“这些事，你听人说的不可

靠，

再者说也碍不着儿媳好姑

娘。”

忠良说：“常言无风不起浪，
有谁能无故给她去安赃？”

老太太说：“她娘落后你多
劝解，

话就是开心钥匙劝人方。

你不能任性把事办错，

这门亲事不能黄。

她娘有毛病你把亲退，

难道说娘有这事儿你还离开
娘？”

忠良说：“娘！您是不是真
有这样事儿？”

老太太说：“这样事哪村哪
队没几桩？

老年人顾家眼光浅，

一时糊涂谁也难防。”

忠良说：“您亲家本没有这
样的事，

娘有这事可不应当。

可记得，旧社会您受的什么
苦？

再看看，今天您过的啥时光？

旧社会，您可见过千军万马
修水库？

旧社会，您可见过旱涝三年
不逃荒？

旧社会，您可曾听过机器响？